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們的榮耀

To Daddy with Love

懷念父親—彭守智弟兄

彭昭英2024/4/5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Tgnj?usp=sharing>

公元2015年的五月，我在美國退休了。同年的九月廿八日是臺灣的教師節，也是父親的祭日，我特別想念父親。當晚，我作了一個夢，夢到父親來到我美國的家，站在客廳靠書櫃的地板上。書櫃和牆都是乳白色，父親白皙的皮膚一如生前，然而，父親穿的西裝卻是淺藍色的，像極了加州萬里晴空的顏色，最奇妙的是父親的眼珠子也是淺藍色的！我一見到父親，就雙膝跪下，抱著父親，哭著向他懺悔，承認自己一生沒能好好孝順他，陪伴他，我多麼懊悔啊！希望他能原諒我。然而，父親的表情很超然，他沒有任何的回應，好像不認得我，他的臉像天使的臉。忽然間，他背後的書櫃和牆都變成淺藍色的天空，和他眼珠子的顏色一模一樣，之後，我就醒了，枕頭上儘是淚痕辮辮！

這個夢帶給我不可言喻的安慰，因為上帝似乎藉著這個夢告訴我：父親在天上，與天使在一處，我可以放心，我們在地上的父女關係已經結束了！夢裏的細節，與聖經路加福音第十六章19—31節，所描述的拉撒路的故事有不謀而合之處。拉撒路死後，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他生前受過苦，如今他在亞伯拉罕的懷裏得安慰【路十六：25a】。父親的面貌，臉上的表情，也證實了我們之間已不再是父女的關係，我們還要再見，然而，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

獨特的父親 (a very unique father)

自從1978年九月廿八日下午1點46分，父親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以來，我沒有一天不想念著他。雖然對每個孩子而言，他（她）的父親都是最獨特的，只是獨特之處因人而異。在我心目中，父親最獨

特的地方就是他對家庭生活的培養，子女教育的看重，親朋好友的寬厚，長官上司的忠誠，以及工作職份的勤責。

培養家庭生活

父親一生結過兩次婚，第一段婚姻是奉父母之命，於父親讀高中時成婚。1年後，生下大姊（昭蘭），大姊尚未滿一歲，大媽就過世了。接著，抗戰開始，父親中斷了山西工專的學業，投筆從戎，離鄉（山西省崞縣）去了大後方的陝北，**服役於西安第二戰區兵站辦事處**。後經大姥爺（母親的大伯）與大舅舅（母親的大哥，大姥爺的長子）的牽線，與留守家鄉的母親訂婚，五年後，完婚於陝北的秋林（[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A7%8B%E6%9E%97%E9%95%87_\(%E5%AE%9C%E5%B7%9D%E5%8E%BF\)](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A7%8B%E6%9E%97%E9%95%87_(%E5%AE%9C%E5%B7%9D%E5%8E%BF))）（見【紀念母親—彭賈懷貞女士】<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Tgnj>），因此，父親的第二段婚姻是奉媒妁之言（**圖1**）。

在這兩段婚姻裏，父親一共得了七個孩子，四男三女。然而，只有我們兄妹四人（大哥昭恆、二哥昭明、姊姊昭芳與我）一直跟在父親身邊，從陝西到臺北，再到彰化、新竹、後又定居臺北，直到父親安息。我們的大姊留守在老家，從小由爺爺、奶奶撫養長大，與父親及大媽同在頂多一年。抗戰勝利後，因國共對峙，雙親匆匆從寶雞上了飛機，飛至上海，再搭船到基隆，也就來不及奔回老家，帶上大姊，與我們一起來臺灣了。約20年後，我們與住香港的狄觀文姨父和賈香蘭姨姨取得聯繫，才透過他們得知爺爺在文革前就被批成地主，在幾次的鬥爭中被鬥死了（1951年，我出生的那年），我們從此開始接濟奶奶與大姊一家，直到如今。

父母親結婚後，生下的長子，尚未取名，就夭折了。母親懷次子時，因心情仍然悲傷，所以，老二流產了。我們的大哥其實是三子（**圖2**）。在八年抗戰及國共對峙期間，父親一直過著離鄉背井，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因此，父親格外珍惜自己成立的家，用心培養我們之間親密的關係。

當我們還年幼時，父親經常對母親說：「咱們的娃兒們一生只有一個童年，所以，我們要讓他們有個快快樂樂的童年！」或「娃娃們最幸福的時候就是被父母親捧在手心上的時候，所以，我們要讓娃娃

們有個快快樂樂的童年！」本著這樣的信念，父親一肩扛起領導、養育、和策劃這個家所有的責任！為我們遮風避雨，提供最佳的學習環境，讓我們衣食無慮，安心讀書，還能將多餘的物資、錢財借（等於是送）給比我們更需要的人。

還記得小時候夏天，我每晚負責在日式的榻榻米¹上，鋪上全家的褥子，把枕頭挨個兒排好，然後，墊起腳尖，掛上罩住全家的蚊帳，再鑽進蚊帳裏睡覺。每次，我都把自己的枕頭放在爸媽的中間，然後，自言自語地說：「一邊爸爸，一邊媽媽！」我當時直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人人了！

我的家是個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舉凡烹飪、縫紉等活兒，一概由母親負責。父親則包辦了所有對外的交涉，如：參加學校的家長會，陪考，佈置裝修，或投資理財等事兒。母親自忖，她的手是繡花的手，不適合做粗活兒。因此，父親請了一位歐巴桑來家裡洗衣服，過年過節時，還幫母親殺雞放血，預備年菜，是我們全家的好幫手！父親的手腳特別俐落穩健，主動扛起買菜，為鐘錶上發條，換保險絲，為左右鄰居叫米（由米店送來），叫瓦斯的雜事兒！每次吃涼拌菜，幾乎都是父親負起切絲的差事兒，連母親都稱讚父親的刀工，因為父親切的海帶絲又細又整齊！

當父親任職彰化自來水廠時，我只有十個月大，還坐在娃娃車裡，父親每天下班回來，第一件事就是為我和娃娃車來個瀑布式的大沖澡，把一天攢下來的汗水，排洩物沖洗得乾乾淨淨。故此，我特別盼著父親回家，一見到父親，就會在娃娃車裡又蹦又跳，伸出雙臂，熱切地歡迎父親回來！

當我一歲大時，我們搬到新竹，住進一棟有前後院的日式房子裏。雙親在前院闢出兩塊地，一塊種芭蕉，另一塊則種絲瓜等菜蔬。父親用前面水溝裏的水灌溉，芭蕉和絲瓜都長得很壯實，每年冬天我們都有芭蕉可吃，夏天則有絲瓜可嚐。絲瓜的藤蔓為我們遮陽，過熟的就成了碗刷，多的就與鄰居分享，在新竹的日子過得份外悠閒自在！

夏天時，母親在絲瓜架下，搭起一張大竹床，這就成了我們會客和休憩的地方，吸引附近的孩子和鄰居媽媽們來這裏串門子，玩彈珠，踢毽子，我們家的大門似乎永遠對外開放著，陣陣嘻笑、玩鬧聲穿梭在巷弄門道間，也深深地烙印在我們的心田裏！

¹我們把榻榻米叫成炕，比老家的炕矮一點兒，下面沒有灶，只用來堆放雜物。

後院種了兩棵桑樹，一公一母，幾株玉米和花卉。母親把桑葢做成果醬，抹在自製的饅頭上當早餐，真是人間美味！玉米是種得好玩的，每株只結了一根小玉米，但我們都捨不得吃它！後院還養了一隻烏龜，一隻母花貓，烏龜很好養，吃桑葉、菜蔬等，偶而要為它洗澡，換缸子裏的水。母花貓前後生了兩窩小貓，其中最霸氣、最聰明的莫過於一隻叫小白的雄貓了，他氣宇軒昂，身量不凡，一雙炯炯有神的綠眼珠子，好像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底。後來他因為發情，跟著一隻野母貓私奔了，再也沒回家，我猜他是被房子後面，縱貫鐵道上的火車輾死了，為此，我難過了好一陣子！

在養貓的那些年日裏，我親眼觀察到貓媽媽教小貓「捉老鼠」的整套教學過程，原來，貓抓老鼠，吃老鼠是後天學來的行為，不是天生的！貓鼠可以是合作的夥伴，共同解決生計的問題。這個發現在90多年前就由一位在中國出生、受栽培的心理學家（Dr. Loh Seng Tsai）在嚴謹的實驗控制下觀察到了²，這是我後來在心理學課上學到的！

室內的榻榻米上，還陸續養了好幾盤的蠶寶寶，鎮日狼吞虎嚥地啃食著後院桑樹提供的有機桑葉，長得又肥又大，超可愛！一對純白色的十姊妹³，前後生了好幾窩的小十姊妹。前院也養了一對鸚鵡，非常恩愛多產，為我們賺了不少外快！

父親同事的子女中多有年齡相仿，氣味相投的同伴，我們的童年、青少年、以及青年期就是在長輩們諄諄善誘以及諸多的玩伴與動植物的陪伴下，快樂無憂地度過（圖3）！我們當時不像現代的家庭，沒能年年籌劃環島或出國旅遊，因為父親除了春節期間放幾天假，一年四季都在工作。因此，在寒暑假期間，我們就得想辦法打發時間。

新竹夏天的午後，特別悶熱難熬，父母鼓勵我們去新竹市立游泳池游泳，由大哥、二哥領著，一吃過午飯就出發，在游泳池裏待上一個下午，直到快吃晚飯時，才依依不捨地走回家。晚飯後，我們就著洗臉盆練習換氣，先捏著鼻子，停止呼吸，再一頭栽進臉盆裏，練習在水中不張嘴或不用鼻子呼吸。如此反復好多次，逐漸克服我們對換氣的恐懼。練習完水中換氣，已是晚上9、10點，我們都筋疲力盡，沒力氣吵鬧了，所以，早早上床，呼呼大睡，引頸盼望第二天再去游泳池，精進泳技！

²詳情見 <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12,29,33,45&post=23438>

³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D%81%E5%A7%8A%E5%A6%B9>

父親為姊姊和我各買了一件泳衣，姊姊的是淺綠色，我的則是淺藍色，記憶中，一件泳衣是新台幣12塊錢。比照當時公務員的月薪（約新台幣300元），泳衣的價格不菲，由此可見，父母真是砸下“血本”栽培我們學游泳了。其實，每次去游泳池，都只能在最淺的區域泡泡水而已，因為池子裏擠滿了人，簡直就是沙丁魚罐頭，很難練習泳式！即便趁著沒人，游一小段蛙式，也被前後左右突然冒出來的飛毛腿踢得混身瘀青！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樂此不疲，也練就幾招游泳的基本功，讓游泳成為我們終生的休閒活動！

我們手足之間擁有滿滿甜蜜的回憶，如：每年的大年初一，大哥領著我們兄妹四人先向父母親拜年，然後向鄰居長輩們拜年（[圖4](#)），之後，就領著我們騎上鐵馬，飛奔上新竹的十八尖山，繞山一圈後，從新竹省中旁的坡道，俯衝而下，體驗驚心動魄的刺激！有一年春節，我腳踏車的煞車失靈了，在下坡的時候，我嚇破了膽，放聲尖叫，深怕撞上省中的校門，成了血肉模糊的肉餅。此時，大哥加快速度，奮不顧身地搶在我前頭，先抵達校門口，要我直接撞在他身上，這才減輕了我心中的恐慌！

大哥讀新竹省中時，我還在讀小學，寒暑假期間，大哥經常帶我去省中的校園，在大榕樹下，放上兩張桌椅，我們一起看書，一起享受徐徐的涼風！大哥總是耐心地回答我無窮無盡的問題，也提醒我讀書時要靜如處子，收回狡兔的心態（我是兔年出生的！），才能細嚼慢嚥地品嚐出書中的山珍海味，這些寶貴的竅訣，讓我得以按捺住內心的浮躁，順利準備臺北高中的聯考。

看重子女的教育

從有記憶起，我就知道，雙親非常看重我們的教育，因為父親總說：「你們無論想唸多少書，爸爸都會支持你們到底。」父親念及自己的妹妹（彭增然，我們唯一的姑姑）和妻子，雖然天賦異稟，卻無法接受正規教育，是一件極大的憾事！所以，在那個重男輕女的時代，我們家正好相反，是重女輕男，至少在山西同鄉裏，是這麼公認的！

當我們還小時，父親為我們買了一套【安徒生童話集】，又訂閱了【東方少年】和【良友】的期刊。及長，又加訂了【拾穗】和【今日世界】，都是沒有注音符號的！舅舅在教育部工作，送了我們三本【成語故事】，就成了我對成語典故啟蒙的書。住在隔壁巷子裏的李

媽媽為李家三兄弟訂閱了英文雜誌，如【Life】、【Reader's Digest讀者文摘】、【Time】等，只要三兄弟讀過的雜誌，李媽媽都樂意和我們分享，無形中帶動了我們閱讀英文課外讀物的興緻！大哥讀新竹省中時，在數學競試和國文競試中幾次得名，也把他的獎學金拿來買書，如：【飄】、【西洋文選】、【英國文選】等，這些書開啟了我對異國文化的好奇。

父親為家中琳瑯滿目的書，打造了一個書架，靠在書房一邊的牆上。書架上的書像蜜汁般吸引著左鄰右舍的孩子們，隔壁朱家老三（朱寶麟），只要不上學，早上我們家的大門一開，他就來了，自己坐在書架前，安安靜靜地看書，中午回家吃中飯，下午再來，一直看到傍晚哥哥們來找了，才回家。等第二天一早他又來了，是個不折不扣的書迷！

除了為我們訂書、買書，父親也樂於參與【良友】期刊的有獎徵答，還興緻勃勃地填寫答案，比對標準答案，也與我們一同分析答案的邏輯性。在那個沒有電視和手機的時代，我們晚飯後的娛樂多半是說故事或聊天。父親為我們描述老家的風土人情，建築風格，讓我們不要忘本！也經常分析當時如火如荼的越戰情勢，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共對峙的密辛，美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等。父親對政治、外交、經濟的話題特別感興趣，在討論這些議題時，父親從沒把我們當孩子看待，總是耐著性子，不厭其煩地一一回答我們各式各樣的問題。我的問題總是特別多，像連環槍的子彈，一發接一發地掃射出去！母親晚年回憶說：「好在槍口不是對著我，否則就沒完沒了了！」

由於地利之便，我們有幸就讀頗負盛名的新竹師範附屬小學（簡稱附小）⁴及它的幼稚園。每次入學考試，都由父親陪著，我還記得在回家的路上，和父親討論幾題似乎沒有正確答案的題目，還好那些題目沒有決定我最後上榜的機會！放榜那天，父親陪著我去看貼在學校大門口的榜單，臉上露出微微的笑容。

附小的教育強調四育並重，以愛為出發點，校訓是「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作大官」。即便我們當時不十分明白什麼是大事？大事和大官有什麼區別？然而，校訓賦與我們一個神聖的使命，我們自許長大後，要作一個不一樣的大人！上了五、六年級，立刻面臨初中聯

⁴新竹師範附屬小學現更名為清華大學附屬小學。

考的壓力，附小不准老師補習，也不准取消音樂（每週兩堂）、美術（兩堂）、勞作（兩堂）、或體育（四堂）的課，不准老師用這些課堂來模擬考，或加強算術、語文的學習！因此，我們初中聯考的升學率遠遠落在其它國民小學（如：民富、東門、新竹）之後。若干年後，我們耐勞里同學返校拜訪老師，聽在校職員說起，常有校友回來，感念附小的栽培，每班都出了幾位博士，最多的有17位，這些成果再再肯定附小的教育是正確的，是頂尖的。

我們在校時，前後兩任的校長（高梓校長、陳世慧校長）都是基督徒，常為校務，師生，家長，教育方針禱告。高校長是台灣國民小學裏首任的女校長，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⁵的教育碩士，也是我的大學姊。高校長認為：「民族復興的先決條件，首先必須注重民族健康，1949年實施午後的安靜時間，1951年起也邀請職業醫生到校協助學生作健康檢查。她也反對體罰，鼓勵教師採取家庭式管教方式取代體罰，並讓兒童德、智、體、群四育並進。另外還規劃專科教室、重視體育、反對惡性補習、提倡課外活動、重視音樂教育等。」⁶

還記得當我一、二年級時，經常有外賓來校參訪，在高校長的陪同下，參觀我們的術科教育（音樂、美術、勞作），體育活動，營養午餐等，我們自覺就是天之驕子！高校長一頭銀髮，配上一付金邊眼鏡，穿著優雅高貴的旗袍，簡直就像一位外交官，更像是第一夫人！

二年級以後，高校長被調到板橋的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⁷，附小由陳世慧校長接手。陳校長就住在學校對面，是四川人，很熱情，有驚人的記性，幾乎所有學生的名字，陳校長都叫得出來，也記得學生間手腳的關係，真令人佩服！陳校長積極主動傳福音，我們的美術老師——楊燦基老師——信主，就和陳校長的見證分享有直接的關係。

每年的開學日都在九月一號，是我的生日，母親為全家烹煮美味豐富的晚餐，一來祝福我們新學期的新開始，二來為我慶生。記憶中，四個兄妹裏，只有我過生日！每學期的開學前，父親都為我們準備好學費，雜費，兩塊抹布，以及一包岐山味晶是送給老師的。由於父親當時任職於新竹的雍南化工廠，以自然發酵法釀製味晶，其品牌走高檔價位，因此，一包岐山味晶在當年也算是稀罕的禮品了！

⁵ 附小校歌的曲調取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校歌。

⁶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160567&IndexCode=Culture_Object

⁷ https://epaper.naer.edu.tw/edm.php?grp_no=3&edm_no=11&content_no=261

父親準備的學雜費向來都是不多不少，從沒算錯過，免得我們丟臉或起貪心。學期中間，附小老師間或要求額外的學習材料，如：小磅秤，濾水器（用倒置的大墨水瓶改造的），父親都會想方設法地為我們張羅，我一生再沒有遇見過比父親更負責任的人了！！

大哥從小聰穎靈活，在創作、語文、數理、繪畫等方面，顯露出不凡的才華。年幼時受到父親細心地指導，在書法、金石上下過功夫，因此大哥寫得一筆好字，常以「晉北逸少」自稱（見【懷念大哥—彭昭恆】一文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Tgnj?usp=drive_link的圖6、圖7、圖8），大哥的字體生動遒翔，彷彿他豪放不拘的個性。然而，自從二哥、姊姊、和我相繼出世後，父親就顧不上教我們書法、雕刻、珠算或心算了。惟生病後，經母親的鼓勵，又重新拾起筆墨，信手在報紙上揮灑一番，這些墨寶成為我一生的珍藏！（圖5）

父親一心想讓我們，在能力範圍內，讀最好的學校。因此，二哥初中畢業後，就北上考入建國中學，大哥高中畢業後，考入臺大，姊姊讀完新竹省女中高一後，插班考入北一女。我則在初中畢業後，也北上考入北一女。那一年，我們四個孩子都在臺北唸書，兩個讀大學，兩個讀高中，都在臺北租房，每餐都外食，靠父親一份收入，雙親的負擔可想而知！一年後，姊姊考入臺大，父親的擔子就更重了，連續兩年負擔三個大學生，一個高中生的學雜費和書費。然而，父親從沒有讓我們知道，這個擔子有多麼的沉重！甚至，他不要我們打工賺錢，貼補家用。父親一生的座右銘是：「吃自己的飯，流自己的汗，靠祖靠產，都不是好漢！」父親真是奉行了這個座右銘直到離世。

當我們手頭短缺時，父親從不鼓勵我們彼此借貸，父親總說：「你們需要錢就跟爸爸說，爸爸會給你們的。」直到如今，我們手足之間沒有彼此借貸的習慣，也就沒有因此而產生的糾紛或委屈。雖然，在父親的觀念裏，專心讀書，不去打工賺錢是我們作學生的首要之務，母親卻認為當個家教之類的打工，有多重的益處：一來可以培養我們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二來可以學習有效地運用時間，還能大大地減輕父親的負擔。在這點上，母親的觀念是正確的。感謝上帝的恩典，我在大四出國前，有機會在救國團下的張老師青輔中心⁸及警

⁸<https://www.cyc.org.tw/service/%E3%80%8C%E5%BC%B5%E8%80%81%E5%B8%AB%E3%80%8D%E4%B8%AD%E5%BF%83-2.html>

察廣播電臺兼差，月入新臺幣一千二，剛好等於我一學期的學費。每次領了薪水，我必奉上六百塊錢給母親，貼補家用，母親將六百元鈔票拿在手裏，數來又數去，樂不可支的心情溢於言表，比中了愛國獎卷還開心！

其實，父親任職的雍南化工廠，在我剛上初中時，就因天然發酵法製造的味晶，成本太高，在市場上無法與價格偏低（如：味王的味晶），用日本化學合成法製造的味晶競爭。工廠決定生產其它的產品，如：麵筋，醬油膏等，但因廠房的設備不夠先進，無法轉虧為盈，最後，將工廠轉賣，人員資遣，父親時年52歲，驟然失業，鎮日賦閒在家！從此，大哥規定：我們兄妹以後每餐要少吃一碗飯，飯後，還要誠實地向他報上碗數。父親得知此事後，莞爾一笑，在飯桌上告訴我們：「家裏還不至於窮到這個地步，你們都還在發育中，每頓飯一定要吃飽，千萬別餓著肚子了！」這才解除了我們心中對家道可能會中落，要上街乞討的恐懼！

父親沒有大學文憑，在讀山西工專時就輟學了，因此被資遣後，無法取得一般的教職。於是，父親決定報名參加全國的普考，考前，父親全力以赴，認真準備，從早到晚，坐在炕上四方書桌前，一動不動地，準備國、英、數、史、三民主義等科目，我們作孩子的看在眼裏，很覺不捨，但也非常佩服！因為我們雖然年輕，卻連父親一半的毅力，決心都沒有。普考的結果出來，父親果然考得不錯，記憶中是第三名，經新竹縣黨部主委王國華伯伯的推薦，得以進入陽明山管理局工作，至此，我們全家才在臺北市信義區三張犁，靠近臺北醫學院的國民住宅裏安頓下來（[圖6](#)）。

主後1969年，大哥與二哥從大學畢業了，雙親偕同姥姥，孟伯伯、孟媽媽（與我們一同從西安逃至臺灣，他們的二公子—孟雍康—也同一天大學畢業）、邢姥姥（在家鄉當過私塾的教師，人稱三先生，她的長孫女—張翠姝—也在同一天畢業）一同參加畢業典禮，並拍照留念（[圖7](#)、[圖8](#)、[圖9](#)）。父親一反平日嚴肅的表情，在拍照時露出開心的微笑，因為在他的年代，方圓五百里內，頂多只能找到一位大學生，而今，他竟栽培出兩位，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啊？（其實，都是上帝豐盛的恩典！）

一年後，二哥服完兵役，負笈美國讀數理統計，五年後自史坦福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姊姊緊跟在二哥之後，負笈美國讀國際關係，兩

年後自奧立崗大學取得碩士學位，返臺後，先後任職於教育部、中央標準局、美商 GE 公司等。

我則在大學畢業的那年留美，先讀心理輔導，後轉心理計量，五年後自威斯康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四所美國大學（University of Iow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diana University），於2015年提早退休，2017年返臺，在臺大心理系兼任至今。

我大學畢業的那天，父母特別高興，不但全程參加了畢業典禮（[圖10](#)），還一起去學校對面的老二照像館拍照留念（[圖11](#)），大哥也參加了我的畢業典禮（[圖12](#)）。出國前的夏天（1973年六月），父親與我在三張犁的第六會所同一天受洗歸入主耶穌的名下，如同亞伯拉罕與他的兒子以實瑪利在同一天受割禮（聖經創世記第17章26節），母親這才放心讓我遠赴美國求學。出國後一個月，接獲父親第一封家書（[圖13](#)），提到母親自從送我上飛機後，整整生病了一個月，沒有胃口，也沒精力應付日常，我得知這個消息，心真如刀割！接下來的三年，我們兄妹三人都在美國讀書，家中只有大哥陪伴父母，父親平均每月寫兩封信給我們，有時候三封，一方面關心我們在外求學生活的細節，也讓我們知曉家中的種種近況，但不要我們為他們操心。母親更是在字裏行間勉勵我們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莫忘出國留學的初衷！

母親在1977年1月5號的家書裏寫到：「無論眼前的事情如何，總要仰望一位真神，祂是我們的隨時幫助，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世上最親近得（的）人也有分開，但是咱們的靈裏是通的。媽因為從小羨慕讀書，可是環境不許可。受了舊家庭的觀念與束縛，內心感到苦悶，自知是睜眼得（的）瞎子，多麼的可憐了。所以我們吃過的苦味，不願意讓你們再嚐了。感謝神，妳們自小就生長在台灣，天氣溫暖，吃穿都不缺少，這几年更豐富了。讀書有學校，工人有工廠，老太婆也能看小孩子，會做其它等等的事也可以。只要有好身體，生活就不成問題了。首先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有健全的思想及光明的前途。再好的身體也要靠飲食供給。自古言：人是鐵，飯是鋼。又且天氣太冷，要吃有熱量的食物，增加抵抗力，光靠外面多穿衣服是不夠的。吃最好要定時定量，不吃零食。要保重自己的身心平安，家中都好，勿念！妳的孝敬心，祝賀爸爸的壽禮，美金50元，媽一定照數給爸爸買些實用的東西，做為紀念。」

父親希望我們彼此關照，也常常寫信回家，哪怕是報告一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他們也會讀得津津有味，一讀再讀！父親來信說，每次快到郵差來送信的時候，母親就會到前院，假裝除草澆花，等郵差路過了，若沒有我們的信，母親立刻扔下手中的小鏟子，悻悻然折返客廳，再也沒興緻扶花弄葉了（[圖14](#)）。

週日早晨，父母會一起上教會，再一同返家，若信箱裏有我們的來信，雙親就會欣喜若狂，反復閱讀我們的信，把字字當珠璣，把信當瑰寶（[圖15](#)）。

父親總是很快就給我們回信了，把他對我們的思念，期許都赤裸裸地表達在字裏行間⁹。在那個沒有email、手機，也打不起國際長途電話的時代，雙親的家書與我們的郵簡魚雁往返，跨越時空，將我們一家人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其價值遠勝過萬金！

中秋節前，母親總會親手作素月餅，讓父親分箱寄給我們，每人都收到20塊左右，外加冬衣，牙刷等日常用品，就怕我們在外思鄉成愁了！除此之外還三不五時地給我們寄包裹，用陸空聯運的方式，既快速又經濟，母親在信中總要我們給她購物的清單，好讓她為我們張羅日常用品！我們若偶爾寄張美金支票回家，雙親都會非常感動，但要我們不必再寄，因為「爸爸和媽媽都過慣了窮苦的日子。」其實，雙親為鼓勵、成全我們留美讀書，付上了極大的代價！除了日日夜夜的思念、牽掛，還有經濟上的重擔沉沉地壓在他們身上。因為父親當時的月薪不到新臺幣四千元，折換成美金只有一百元，而我出國時，光是結匯，就花了美金兩千四百廿八元，才拿到美國使館的簽證，二哥、姊姊出國的花費自不在話下！每每想到父母犧牲如此之大，只為了栽培我們長大成人，接受最完整的教育，我就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

對親朋好友的寬厚

我的父母，雖然在血型（一A一B），膚色（一白一褐），性向（一理一文）等各方面迥然不同，然對家庭生活的培養，子女教育的看重，以及對親朋好友的寬厚，卻是同心協意，始終如一的。民國30（1941）年，父母在陝北結婚，八個月後，姥姥（外婆）和姪姪（舅

⁹母親在1975年9月9號的來信中提到：「前些時候，因為不見你的來信，我們時刻懸念不息。有一天，媽和爸一同禱告，主阿，聽見你爸爸痛哭流淚之聲。實在是關心妳，並不會怪妳。盼兩三個禮拜，總收到妳一封信，表明妳的孝心。」

媽)在八姥爺(媽媽的八叔)的協助下,自老家逃至陝北,與母親會合,父親歡喜地接待(見【紀念母親—彭賈懷貞女士】一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Tgnj?usp=drive_link)。之後,又有靛紅奶奶攜帶大表姊(張佩瑛)從老家到西安探親,也是父母接待。返鄉時,父親為靛紅奶奶打了一個純金的戒指,送她老人家平安上路。西安的金子特別純,父親在此期間為姥姥、姪姪、和母親打了數個純金的戒指、手鐲,項鍊等首飾。主若許可,這些飾物,會依循老家〈男留地,女留櫃〉的規矩,留給家中的閨女們!

住在彰化期間,王國華伯伯經媒人撮合,與巧蘭姨姨要結為連理,父親慨然允諾把幾乎全新的西裝借給王伯伯,促成王伯伯的終身大事。住在新竹年間,我們三不五時會招待住在附近香山的同鄉空軍軍官們(樊叔叔,門叔叔等),也看著他們結婚成家,甚至當上父母,還帶著小孩來我們家串門子。

對表哥(邱精華)和表舅(邱至仁)而言,我們就是他們在臺灣最近的親人了,逢年過節,父母一定邀他們從軍中來我們家,一起享受團圓的氣氛。我們也特別盼著他們來訪,因為他們來時總不空手,表哥從台北帶糖炒栗子來,表舅則帶台中的名產,期間還說故事給我們聽,帶我們去看電影,並送我們名著,如:【二哥】,我們真是一個緊密的大家庭。

由於姪姪早逝,三哥(表哥賈慧源)成了舅舅的獨子,從小與姥姥(他的奶奶)相依為命。父親在照顧姥姥之餘,也關心三哥的學習成長,寒暑假期間一定接他來新竹住些日子(圖16、圖17)。舅舅在50歲左右因心臟衰竭過世,姥姥成了白髮人送黑髮人!三哥當時尚未踏入社會,父親責無旁貸地負起教導的責任,直到三哥成家立業,生下一子二女,才自覺稍稍對得起姥姥和舅舅。

對長官上司忠誠,對工作職份勤責

記憶中,父親從未在人前或人後批評過長官或上司,對於曾幫助過我們的恩人總是牢記在心,並教導我們要常存感恩的心,要牢牢記住別人的恩惠。由於父親缺一張大學文憑,要謀得一官半職,都要倚賴別人的推薦。然而,只要有人願意推薦,父親絕不會讓推薦人失望!大舅舅就曾把父親推薦給認識的人,對方竟然回頭要大舅舅再推

薦七、八個彭守智！讓大舅舅聽了很高興，畢竟，大舅舅是撮合父母成婚的媒人。

父親對待工作，總是勤奮負責，絕不遲到早退，也不偷懶抄近路。父親在過世前一年的五月因身體不適，經檢查發現患了攝護腺癌，雖請臺大醫院醫生開刀治療，惟已進入癌症末期，無法挽回。在病痛中，父親沒有抱怨，仍天天忍痛拄杖前往松山國小，辦理份內事務，竭盡己力，克盡己責，直到過世的當（九）月才獲准退休。退休時，松山國小的校長致贈父親一尊大理石碑碣，上刻「忠誠勤責」四字（[圖18](#)），一枚金戒指，並向母親表示：「在我一生中，沒有用過像彭先生這麼好的主計員！」

父親走的太早，太突然

我出國四年後（1977年，民國66年），姥姥過世了，父親也被診斷出患上末期的攝護腺癌。雖然我們遍訪名醫，父親也盡力配合各式的療程，最後受癌細胞的蠶食肆虐，在疼痛喊叫中，一口氣接不上來而走了。當時，父親只有六十四歲，母親五十九歲，是我們同鄉父執輩中最年輕的寡婦。

我是在1978年九月二十八號的凌晨，接到姊姊從臺北的榮總打來的長途電話，得此噩耗。當時我在愛荷華大學教書，是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第一個學期的第一個月，也是第一個教師節！我泣不成聲，瞬間覺得自己成了孤兒，與父親天人永別！接下來的好幾年，我很怕接到晚上10點以後的來電，每逢教師節，我就會觸景傷情，陷入無法自拔的憂傷中，姊姊親手撰寫了父親的祭文，文中多次提及父親誠懇負責，勤勞節儉的性格（[圖19](#)）。

主後1978年10月，我們在臺北榮民總醫院的公祭禮堂為父親舉行安息禮拜（[圖20](#)），父親生前在雍南化工廠的同事組成治喪委員會，由田歲成伯伯任主委，策劃安息禮拜的程序，田伯伯一再提醒我們作兒女的往後要格外孝順母親，多方體諒母親的處境！這番話言猶在耳，然雙親都已安息主懷，不再有機會彌補「子欲養，而親不在」的遺憾了！

父親的祭文

「彭公守智字樂川，幼名增仁，係山西省崞縣人，生於民國三（1914）年農曆十一月十日，於今（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三時四十六分病逝於榮民總醫院，享年六十四歲。

彭公自幼秉承庭訓，誠以待人，儉以持家，勤奮好學，且以孝聞於鄉里；少時負笈縣城，就讀崞縣中學，隨即入學山西省立工業專科學校。離校後，獻身教職，服務鄉梓。

民國二十六（1937）年對日抗戰開始後，離鄉投筆從戎，服役於西安第二戰區兵站辦事處，在全面抗戰的堅苦日子中，彭公忠於黨國，勇於負責，切實負起補給供應之責。

抗戰勝利後，因共匪猖亂¹⁰，深惡痛絕，追隨政府，在台三十年，先後服務於彰化自來水廠，雍南化工廠，陽明山管理局及松山國民小學等單位，以工作勤奮，負責盡職，績效卓著。

彭公為人敦厚樸實，忠誠勤責，凡所辦之事無不盡力以赴。對親朋負責誠摯，對家庭竭力照顧。育有二子一昭恆、昭明，二女一昭芳、昭英，均已教養成人，在各行各業中，均能秉成父訓，奉公守法，勤勞負責。

彭公於去年（民國66、公元1977）五月因身體不適，經檢查發現患有癌症，雖經手術治療，仍無法挽回。惟於病痛中，仍屢屢忍痛拄杖前至松山國小，辦理所主事務，竭盡己力，克盡己責，至今（民國67、西元1978）年九月方獲准退休辭去現職。

彭公於民國六二（1973）年六月信主受浸歸主；全家均為基督徒，子女因受父親慈愛楷模之影響，亦敬畏神並多有禱告。彭公因受教會弟兄姊妹們愛裏扶持，常有禱告。在醫院中並多次向鄰床病人傳揚主耶穌的福音，尤在近月為國家，為親友，為子女之敬神愛人，為教會之開展，多求告主耶穌，盼國富民強、早日光復大陸¹¹。深信主必眷顧，成全所願。」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們的榮耀

所有認識父親的人，都惋惜這麼好的人走得這麼早！我們更是無語問上帝，因為父親在他人生最後的階段，對主的信心倍受考驗，對自己的健康，對大哥、二哥的狀況深感無力。在榮總住院期間，父親不止一次對母親感嘆地說：「娃娃（孩子）們都是好的，太太也是好

¹⁰ 特指抗戰期間，在陝北壯大的八路軍。

¹¹ 父親是定居臺灣的外省第一代，對於反攻大陸還懷著想望。

的，就怪我不會領導！」。父親的攝護腺癌是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診斷出來的，而且是末期。雖然父親奮力求醫，手術前送厚禮給主刀的醫師¹²，術後也與醫生積極配合各式的療程，然而，病情卻每況愈下，毫無起色！

大哥、二哥一直是父親心中重看的長子、次子！大哥皮膚白皙像父親，在書法、數理、雕刻、珠算、心算等方面自年幼起，即得到父親悉心的指點。二哥的性格內向保守，體態與姿勢酷似父親，在數理、音樂、肢體協調等方面得父親的真傳。由於二哥從小在功課上得心應手，行為舉止也老成，深得父親的倚重。姊姊和我參加高中、大學的聯考時，都指定要二哥當我們的陪考員！他一路讀書都相當順利，因此大學畢業後申請到獎學金，去美國史丹福大學攻讀數理統計的博士。學業上的表現造就了他滿滿的自信，難得將別人的忠言勸誡，包括長輩的，放在心上，更遑論遵照這些勸誡了！

二哥1970年出國時，正趕上保釣運動¹³在美國校園裏風起雲湧地，掀起一陣陣的示威、抗議浪潮，特別是在那些自認為愛國、思想前衛的留學生當中！二哥從此開始脫離基督的信仰，反抗傳統，也思想左傾，與一羣從香港，台灣來的留學生鎮日搞“革命”，不再專心讀書，博士資格考考了兩次才通過，差點兒畢不了業！

姊姊自奧立崗大學畢業後，搬去加州的灣區打工，並同時申請進入史丹福大學的博士班。有兩年的時間，近距離觀察二哥的思想言行與生活作息，讓姊姊大吃一驚的是：二哥徹頭徹尾地變了！他不但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社會主義，無神論的洗腦，也全年無休地參與他們非法的組織，集會，與反社會的行動。即使完成博士學位，也不肯申請專業領域的正式工作，相反地，到處打零工，居無定所，也無合法的身份，躲躲藏藏地，很像早年從臺灣搭貨船去美國，中途跳船，在美國非法居留打工的黑戶！這期間，還不時施加壓力，要姊姊也像他一樣，反資本主義，反宗教，義無反顧地大搞社會運動！姊姊雖然堅持住基督的信仰，但無力將二哥挽回。於是，姊姊決定在1976年返國，將二哥的景況向雙親全盤托出！父親聞後，心痛如刀割，特地打了一通越洋電話給二哥求證，二哥在電話裏完全否認了姊姊陳述的事

¹² 我的高中同班同學呂碧鴻醫師當年在臺大醫院實習，父親手術前後都曾抽空去病房探視父親，並查閱病歷，我們全家為她的愛心特別感謝神！多年後，她告訴我，醫師開刀後，發現癌症已是末期，因此，沒有切除任何腫瘤，就又縫合上了，這事我們從頭到尾都被蒙在鼓裡！

¹³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F%9D%E9%87%A3%E9%81%8B%E5%8B%95>

實。他所否認的這些事實，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向父親當面認錯，懺悔了！

父親直到臨終前，還懷著一絲希望，想把癌細胞控制住，想讓身體健康起來，然後和母親一起去美國，探視二哥，瞭解他的真實狀況，並用無比的父愛感化這個浪子回頭。這是父親積極主動打聽偏方（如：片仔癀，當時很昂貴，透過香港狄觀文姨父購買），接受治療最主要的原因。母親為了合法居留美國，還去傅培梅開的烹飪班上課，取得大廚的證照！然而，事與願違，父親生前無法挽回二哥，二哥也因身份非法的緣故，沒能返臺參加父親的安息禮拜！在往後的幾個月，甚至幾年裏，二哥經常夢到父親去看他，也掀開衣襟，把開刀的疤痕指給他看，父親的面色很安祥，一如生前，並沒有責怪他的意思，因此，二哥的自責更加深了。即便如此，二哥當時並沒有向神悔改，直到1997年，父親去世後近20年，他也出國近30年，才第一次踏上返鄉之路，也是浪子回頭的路！

至於大哥的情況就更令父親揪心了！大哥的出生曾帶給雙親說不出來的歡欣！但幾天後，得了破傷風，因著母親的堅持，借錢就醫，才挽回了大哥的生命。從出生到七歲，大哥隨著父母奔波逃難，從陝北的秋林到西安，飛到上海，再搭船到基隆、落腳在台北、彰化等地，後定居在新竹。從七歲上小學至十六歲上高中，大哥的發育看似正常，在瘦長白皙秀氣的外表下，有著冒險犯難，豪放不拘的拓荒者精神。考上高中後，大哥開始在數理、語文、繪畫等科目上，展現出不凡的天賦。然而，也就在這段時間裏，大哥經常抱怨頭疼，甚至要不斷地敲打頭顱，來轉移頭疼的痛苦！這個情形每況愈下，因此，高三大學聯考前，大哥不顧父親和長輩的建議，決定報考丙組的科系，而非熱門但競爭激烈的甲組科系。

大哥考入臺大動物系後，精神愈發不能集中，最後歷經七年的大學生涯，終於取得文學士的學位。畢業後，經同鄉陳汝幹先生的介紹，進入臺大總務處事務組工作。然因身心狀況欠佳，無法持續下去，從此，再沒有做過一份正規的工作。他經常過著晝伏夜出，日夜顛倒的生活，脾氣時而暴躁，時而安靜脫序，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裏！

約莫我出國兩年後，父親在來信中透露出萬般的無奈，因為大哥的情況愈發不可收拾了，經常在無預警徵兆的情況下，彷彿邪靈上

身，脾氣失控，會用力打自己的頭，向父母親咆哮謾罵¹⁴，也毆打別人，把最疼愛他的姥姥從二樓推到一樓，差點兒鬧出人命來！又過了一年，姥姥過世了（1977年7月），父親也被診斷出患上末期的攝護腺癌。姥姥過世後的第二天，父親獨自一人去醫院開刀，術後，住院一個月。

從人的角度來看，父親過世時，我們家真是支離破碎¹⁵，跌到谷底了。四個孩子中，只有姊姊成家（[圖21](#)），雖懷上老大（章依靈，生於1978年陰曆11月10日，與父親同日生，這一天也是雙親的結婚紀念日），但依靈沒見上父親一面！兩個哥哥都各走歧途，是否回頭？何時回頭？只有上帝知道！我雖有一份教職，然而，能否順利升遷並拿到終身教職，還是未知之數！至此，父親為我們四個孩子所規劃的人生遙不可及，我們對主的信心，亦如風中之燭，快要熄滅。然而，「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馬太福音第十二章20節a）。上帝看到我們的苦情，祂已垂聽我們的禱告！！父親在病重的末期（1978年），當老長官張帥珏處長和張媽媽來探病時，與母親同心禱告，將我們兄妹四人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主，盼望我們一生全然信靠主，順服主！為此，我天天感謝讚美我的神，我的救贖主！父母給我們的諸多祝福中，還有那一樣，比這樣的祝福更重要？更可貴的？

其時，早在抗戰時期，上帝的恩典就臨到了我們。當時，物資十分饋乏，錢幣天天貶值，父母親結婚的初期住在陝北的窯洞裏，夜夜與鼠類同寢，期間生下的長子，因得了破傷風，未過滿月即夭折，次子也流產了，父母的傷痛可想而知（見【紀念母親—彭賈懷貞女士】 | 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OPJG-Tgnj?usp=drive_link）。此時，父親有幸經大舅舅的介紹，在同鄉張帥珏處長手下，在西安第二戰區兵站辦事處，管理軍需的分配。由於父

¹⁴ 父親在1975年4月29日給二哥、姊姊和我的來信裡，描述大哥吃了毒野果，口腔潰爛，母親盡心盡力服事他，卻遭大哥咆哮怒吼，父親把母親送進松山療養院修養了兩週，把大哥送進一間私人精神醫院20天。父親在兩間醫院間疲於奔命！二哥在美求職居留，父親心寒地說：「因為咱的家已經破碎了！」父親也囑咐我：「虔誠的信主是夢寐以求之事，望大力追求為我們的家禱告。你大哥的醫院就是以前的那一家，只是搬家了，設備醫療都很好，只是治晚了矣。」

¹⁵ Brokenness is the necessary step toward a deeper faith in Jesus Christ, as Pastor 林彥岑(信友堂) preached on the lessons (破碎與祝福) learned by Job 約伯 on 12/29/2024!!! The day before, Saturday Dec. 28th, 2024, I read Daddy's letter to us about the brokenness of our family ()! I was comforted by Pastor Lin's message and insight!!!

親勤懇可靠，又手腳俐落，得以將繁重龐大的任務執行地有條不紊，深得張處長的信任。雙親的生活才得在西安安頓下來，不但生下大哥、二哥，還在西安市的城中區買了一塊地，蓋了一棟房，東西兩側各有一間廂房，中間則是客廳，院子裏掘了一口井，牆角堆了比人高的煤碳，炕上積攢了好幾匹的英丹（深藍）布，身邊還有隨伺在側的勤務兵（大橫），是不折不扣的小康之家了（[圖 2](#)）！

張伯伯一家都是信基督的，在那個環境和年代，是很罕見的，因為周遭不少鄉親都是信一貫道的，包括我的姥姥、舅舅、姪姪在內。母親在此時，經張伯伯的岳母—趙老師母—的鼓勵，第一次接觸到基督的信仰，神不朽的話像種子栽種在母親的心裡，從此開啟了我們全家信靠基督的第一步！父親當時雖然沒有信耶穌，但對母親說：「如果要信，也會信張處長的神！」由此可見，張伯伯一家的見證是何等的美好！

張伯伯和張媽媽實在是我們全家的貴人！八年抗戰結束後（1945），緊接著，國共的內戰就白熱化，父親在抗戰期間目睹了左傾同學的下場，於是決定放棄西安的房產，攜帶妻小再度逃亡。就在此時，張伯伯奉國民政府之命，要搭機撤至台灣，可攜帶兩家下屬同行，張伯伯決定帶上我們一家四口以及孟鏡如伯伯一家五口。另外，張伯伯在抗戰期間細心地觀察到姥姥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緊密關係，因此破例為姥姥也買了一張飛機票，讓姥姥可以與我們一同搭飛機逃離，這真是上帝豐盛的恩典和憐憫，因為姥姥到了臺灣以後，生命有了意想不到，奇妙的改變！

主後1960（民國四十九）年左右，母親在新竹市南大路的信義會正式接受主耶穌，也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成了我們家第一個因信得救蒙恩的人！兩年後，姥姥在一次佈道會中，看到耶穌向她顯現，姥姥立即抖擻痛哭，大聲承認：「我有罪，我有罪！」，經李耀功牧師¹⁶和師母的輔導後，當場在眾人面前接受了耶穌作她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從此，姥姥不再自憐、悲觀，乃是喜樂有盼望的！姥姥信主時70歲，安息時85歲，在這15年裏，姥姥在李牧師和師母的造就下，學習背誦了主禱文、登山寶訓、詩篇23篇等聖經經文，學唱了好幾首詩歌，勤於聚會，樂於奉獻，更忠於禱告！姥姥能如此的改變，除了上

¹⁶ 臺灣中信月刊 2022 年 8 月刊登一篇毛大衛牧師的見證故事

(https://twccm.eoffering.org.tw/publications/twccm_ct?id=1642)，毛牧師也是李耀功牧師帶領信主的。

帝，誰還能做得到呢？（詳情見【紀念姥姥—賈王巧娥老姊妹】一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Tgnj?usp=drive_link）。

因著上帝的恩典，從 1960 年至 1973 年，我們全家六口，加上姥姥，都陸續信主、受洗、加入教會聚會，也持續在基督的真理上長進。二哥在高中時，受基督徒同學的影響，在臺北會慕堂受洗歸主。兩年後，姊姊北上讀書，也在臺北會慕堂受洗歸主。大哥雖然先母親而安息，他在 25 歲左右（1968 年），在臺大附近的十九會所也受洗歸入主的名下。父親和我於 1973 年夏，同一天受洗歸入主名。至此，神應許全家得救的話，就真實地成就在我們身上！

父親受洗後，曾有陌生人在公車上，拍父親的肩膀問，是不是基督徒？因為父親看上去像基督徒！在重重的難關中，雙親同心一意地守護著這個家，守護著神聖的婚約，為我們立下了極美的榜樣和典範！我們兄妹四人也一再經歷上帝信實的膀臂，在下扶持著我們！上帝藉著大哥的一生，教了我們許多屬靈的功課，最重要的就是聖經的無誤！我們若早點兒信主，早點兒接受聖經的真理，就能明白大哥的病情牽涉到靈界的爭戰與權勢，原來我的曾奶奶（爸爸的奶奶）是交鬼的，這事兒是父親親口告訴我的。當時我讀心理系三年級，在一門實驗心理學的課上，劉老師把乩童（靈媒）吃火把或自殘的行為解釋成自我催眠，我覺得匪夷所思，回家問父親，父親才解釋說：「這叫作“頂神”，妳的曾奶奶就是頂神的。」父親小時候還親眼見過有人上門求問，在曾奶奶面前點上一柱香，她就會進入昏迷狀態（trance），然後，開始“說預言”或“解答問題”。有時候還用南腔北調，或童子、男人的聲音說話！等曾奶奶醒過來，她會精疲力盡，十分虛脫，而且，完全不記得之前發生的事，或說過的話！

因著曾奶奶交鬼的罪，我們成了恨上帝的家族，上帝要追討這個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第 5b 節〉，我們兄妹剛好是第四代。大哥從母腹中就受了咒詛¹⁷，他一生受盡了邪靈的攪擾，控制與折磨！我們卻以為他是天生叛逆，不守常規，故意偏差，其實

¹⁷ 雙親真正的長子，與大哥同名，生下四、五天就夭折，也是被這個罪所牽連，所遭害的。

他是這個罪的受害者，他是完全不得已的啊！當他正常時，他是多麼有趣熱情，多麼愛他的家人啊¹⁸！

¹⁷ 在我們四兄妹中，曾奶奶交鬼的事父親應該只告訴了我，這事兒在一次與主內的姊妹（任東華）深層的禱告裏，再次浮現出來。在東華姊妹的幫助下，我向主承認這是罪，也根據聖經的真理斷開了我與這個罪以及這個罪所帶來的一切後果牽連（如：上帝的追討），無論是在我個人，或母親、兄姊的身上！於是當晚我得了徹底的釋放¹⁹，從此，開始勤讀聖經，相信聖經，並經歷神話語的真實大能！爾後，主賜我力量完全饒恕大哥對我的傷害，更積極為全家人在主內的長進禱告，因為永恆的生命才是唯一的重要！

有一天讀到以賽亞書四十九章 24—26 節，直覺這是主給我們全家的應許，因為我們的新生命已經與基督緊密相連，有聖潔，有盼望！

49:24 勇士搶去的豈能奪回、該擄掠的豈能解救麼。
49:25 但耶和華如此說、就是勇士所擄掠的、也可以奪回、強暴人所搶的、也可以解救、與你相爭的、我必與他相爭、我要拯救你的兒女。
49:26 並且我必使那欺壓你的喫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樣。凡有血氣的、必都知道我耶和華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贖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我們的祖先雖然與神為敵，然而，上帝的愛卻臨到了我們，赦免、塗抹、遮蓋我們一切的過犯！撤去律法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讓我們可以仗著十字架誇勝【歌羅西書第二章 13—15 節】！

我們一生所經歷的各樣艱難考驗，沒有一樣是大過主的恩典，相反地，它們都是主為我們量身打造的，要預備我們奔走十字架的道路，要我們存心忍耐，要我們隨時隨地，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願 Fanny J. Crosby 的〈十字架為我榮耀〉，在我們心中吟唱，直到見主面！！！

¹⁸ 大哥對我們的愛體現在他為我們每個人取的綽號（如：爸爸的綽號是「斯巴達軍人」，媽媽的綽號是「希臘哲學家」），和他對這個家的犧牲奉獻！

¹⁹ 有關斷開的禱告，可參考葉光明牧師的講道錄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cm8JPOiGoU>

十字架為我（們）榮耀

作詞：Fanny J. Crosby

作曲：William H. Doane

1. 求主使我近十架，在彼有生命水，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賜人洗罪。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今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3. 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並祂為我釘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 我願意別無所誇，但誇救主十架！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待它。

副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 提多書
3:4 但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
3:5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3:6 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3:7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
。〔或作可以憑著盼望承受永生〕

加插的照片



圖 1 雙親攝於抗戰時期，生下大哥、二哥之後，約 1947 年



圖 2 父母親於大哥昭恆周歲時與姥姥、舅舅、姪姪合影 1945 年



圖 3 我們全家在雍南化工廠的廠長續光清的籌劃下，一起去日月潭玩了幾天約 1957 年



圖 4 大年初一拜完年後我們與白家、朱家、周家的蓉蓉攝於新竹中華路天主堂前，約 196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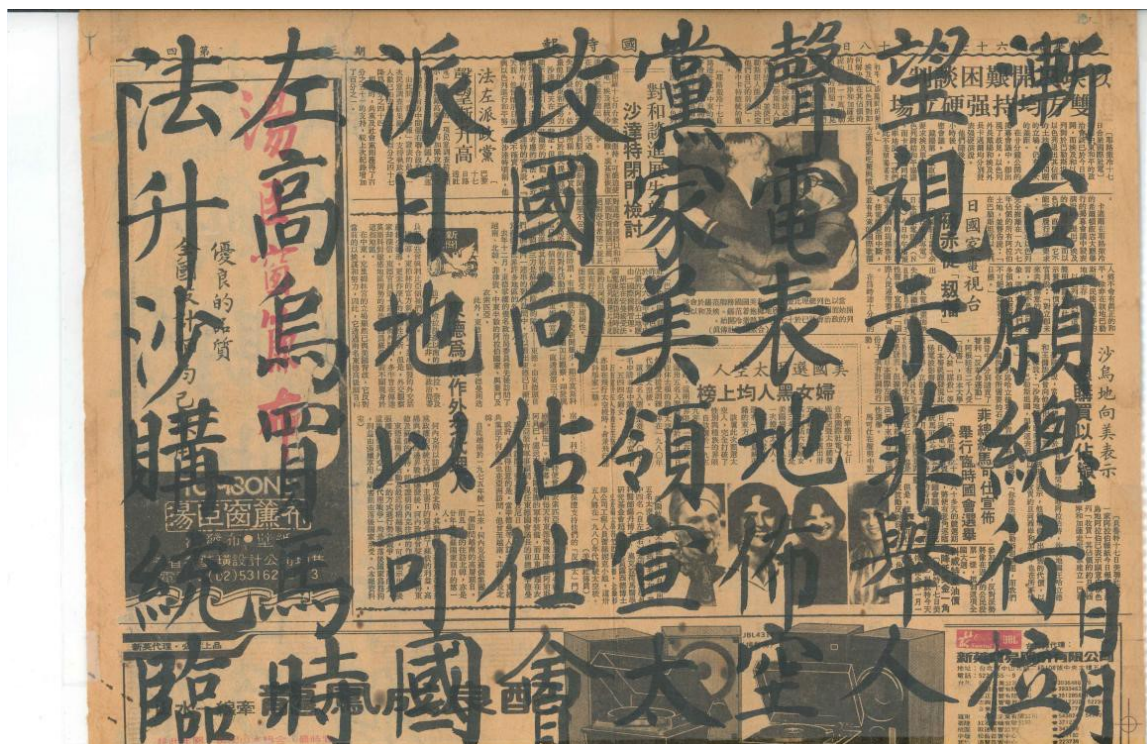




圖 5 父親生病後，經母親的鼓勵，重拾起筆墨，信手在報紙上揮灑一番（1978年），這些墨寶成為我一生的珍藏！



圖 6 雙親攝於吳興街（現莊敬路）國民住宅前（右，約 1970）

父親在大年初一，給我發紅包，攝於國民住宅客廳（左，約 1970）



圖 7 雙親偕姥姥，孟伯伯、孟媽媽、邢姥姥參加大哥、二哥的畢業典禮 1969 年



圖 8 慈愛的雙親參加大哥、二哥的畢業典禮，攝於傅園 1969 年



圖 9 母親參加大哥、二哥的畢業典禮，攝於校園 1969



圖 10 雙親與我攝 1973 年 7 月大學畢業典禮禮堂前



圖 11 雙親與我攝於 1973 年 7 月大學畢業典禮當天



圖 12 大哥參加我的大學畢業典禮 1973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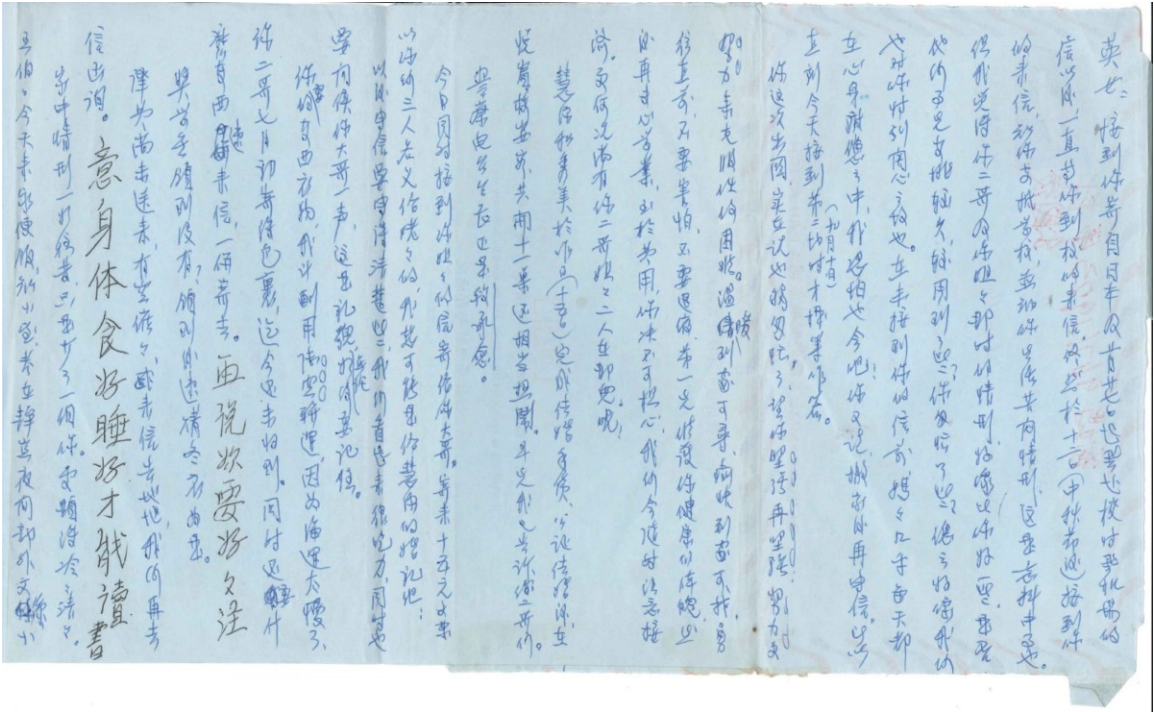


圖 13 出國以後，雙親從臺北寄來的第一封家書 1973 年 9 月 17 日

彭朱紀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INA

郵票 1/5/1977

台北市莊河路289巷5弄409號

To: 彭昭英小姐

(1/2)

Rm. 1075

Lab. of Experimental Design,

1025 W. Johnson St.

Madison, Wisconsin 53706

U.S.A.

英女主內平安：你的兩封信及照片兩張均已收到了，看見妳瘦了些，但是看起來精神不錯，是不是因功課太忙碌，心情保持平穩，無論眼前的事情如何，總仰望一位真神，祂是我們的隨時幫助，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世上最親近得人也有分開，但是咱們的靈裏是通的。媽因為從小羨慕讀書，可是環境不許可，受了舊家庭的觀念束縛，內心感到苦悶，自知是睜眼得瞎子，多麼的可憐了。所以我們吃過的苦味，不願意讓你們再嘗了。感謝神，你們自小就生長在臺灣，天氣溫暖，吃穿都不缺少，這幾年更豐富了，讀書有學校，工人有工廠，老太婆也能看小孩子，會做其他等的事也可以。只要有好身體，生活就不成問題了。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健全的思想及光明前途。再好的身體也要靠飲食供給。自古言，人是鐵，飯是鋼。而且天氣太冷，要吃有熱量的食物，增加抵抗力。光靠外面多穿衣服是不夠的。吃最好要定時定量，不吃零食，要保重自己的身心平安，家中都好勿念，妳的孝敬心，祝賀爸父的壽禮美金50元，媽一定照數給爸父買些實用的東西，做為紀念。今天還收到妳寄回來的，一盒乾菓核桃，兩個盤子很完整，都很好吃，上面又擺的好看的花朶。媽想到妳在百忙中細心的給家裏買了好吃的東西，真使我們開心。希望妳第一為婚姻着想，我們看見Ron的像片長得很不錯，要用誠心想處，勿常耍小孩子脾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好樹換時扇，好花換時籃子。信主要靠自己本分。

圖 14 出國以後，雙親從臺北寄來的

莫女：你連候兩封信也收不到，俗話的生日禮物850 亦好明其理
為你，一收一收，一而洗魯月時區欲則視人，莫是爸的好女兒！

你與阿媽的情則爸勸你，不要三心兩意的要小孩子脾氣，人知人
尤莫是終身伴侶，終身他比幸就忍耐，十全十美的人，恐怕世界上很
難獲得，只要大体上相宜得來，就可以了。你沈思嗎？

你與阿媽等就理在如此想8小時外，以你甘內，查據在而今，先是
替為今翻譯未爭兄的莫女清道，之亦而今照今連同最更，也決步不予不加，
女日早先洗相，莫是辛苦倫也！好在可改則也，在內合排得一杯好的料
為友，你莫求無爭你，今年由台大土木系畢業，現在一私人機構工作，年齡
比你地少一歲，有~~好~~份人，人很忠誠，望子以代詩，能得處
作佳偶。玉吓！

你與南快之缺夫於12月4-6日會1月2日結婚，住在明道，阿人
也帶來合院，莫是想開一陣子。

你的住址又變了，玉吓！吓告！同時告訴你由活字碼，亦中的
電話號碼也改為7055765。沒有事何以不打為沙！

媽很起你的說你在莫去有份領了辦助理探視申請書來以便也莫
與你所用緊。當要什麼手續和信件速來信以便辦理。說你

平文：

父吳 1月7日

妳一定是很想收到家信的實在太遲了，請妳原諒。現在妳必需把戒指等
物寄回手給吧。
哦還有許多話想說，妳姐久現在早出晚歸除吃睡以外，經常不在家裏。
希望你們都能有個美滿的家庭，合意的伴侶，今年從新的開始，給你們
帶來興旺的運氣。媽看見三^哥瘦互相處的很好，小德瑞一聽見爸又摩托^車聲，
開門迎接，就叫爸。媽常回憶，你們那小的時候，真是這樣的可愛。

圖 15 出國以後，雙親從臺北寄來的



圖 16 雙親與姥姥、大哥、姊姊、三哥與我攝於 1970 年



圖 17 大哥、二哥、與三哥（賈慧源）攝於大約 1966 年

圖 18 松山國小校長於父親退休時，致贈的大理石碑碣 1978 年

彭守智先生遺像



彭守智先生事畧

彭公守智字崇川、係山西省崞縣人，生於民國三年十一月十日，於今（六七）年九月廿八日十三時四十六分病逝於榮民總醫院，享年六十四歲。

彭公自幼秉承庭訓，誠以待人，儉以持家，勤奮好學，且以孝聞於鄉里；少時負笈縣城，就讀崞縣中學，隨即入學山西省立工業專科學校。離校後，献身教職，服務鄉梓。

民國廿六年對日抗戰開始後，離鄉投筆從戎，服役於西安第二戰區兵站辦事處，在全面抗戰的堅苦日子中，彭公忠於黨國，勇於負責，切實負起補給供應之責。

抗戰勝利後，因共匪猖亂，深恐漏網，追隨政府，在台卅年，先後服務於彰化自來水廠，陽明山管理局及松山國民小學等單位，以工作勤奮，負責盡職，績效卓著。

彭公為人敦厚樸實，忠誠勤責，凡所辦事無不盡力以赴，對親朋負責誠懇，對家庭竭力照顧。育有二子——昭恆、昭明；二女——昭芳、昭英，均已教養成人，在各行業中，均能秉承父訓，奉公守法，勤勞負責。

彭公於去（六六）年五月因身體不適，經檢查發現患有癌症，雖經手術治療，仍無法挽回。惟於病痛中，仍屢屢忍痛拄杖前至服務單位、辦理所主事務，竭盡己力，克盡己責。至今（六七）年九月方獲准退休辭去現職。

彭公於民國六二年六月信主受洗歸主；全家均為基督徒，子女因受父親慈愛楷模之影響，亦敬畏神並多有禱告。彭公因受教會弟兄姊妹們愛裡扶持，常有禱告。在醫院中并多次向鄰床病人傳揚主耶穌的福音，尤在近日為國家、為親友、為子女之敬神愛人，為教會之開展，多求告主耶穌，盼國富民強、早日光復大陸。深信主必眷顧、成全所願。

圖 19 父親的祭文，臺北榮民總醫院公祭禮堂（1978 年 10 月）



圖 20 父親的安息禮拜，臺北榮民總醫院公祭禮堂（1978 年 10 月）



圖 21 姊姊昭芳與章仁發在臺北成婚（1977 年夏）